

[美] 戴斯特·费尔金斯 (Dexter Filkins) | 著

黄缙察 | 译

跑步在 最绝望的城市 FOREVER WAR

从喀布尔
到巴格达的战地报道

THE FOREVER WAR: DISPATCHES

浙江人民出版社

跑步在 最绝望的城市

FOREVER WAR

从喀布尔
到巴格达的战地报道

THE FOREVER WAR: DISPATCHES FROM THE WAR ON TERROR

[美] 戴斯特·费尔金斯 (Dexter Filkins) | 著
黄缙萦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 [美]戴斯特·费尔金斯 (Dexter Filkins) 著; 黄缙紫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3

书名原文: THE FOREVER WAR: Dispatches from the War on Terror
ISBN 978-7-213-05915-5

I . ①跑… II . ①费… ②黄… III . ①新闻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 ①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355 号

THE FOREVER WAR: Dispatches from the War on Terror

by Dexter Filkins

Copyright © 2008 by Dexter Filkin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字: 11-2013-314

书 名	跑步在最绝望的城市
作 者	[美]戴斯特·费尔金斯 (Dexter Filkins)
译 者	黄缙紫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陈巧丽
责任校对	鞠朗 姚建国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915-5
定 价	39.80 元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献给 ——

我的同事和友人

哈立德·哈桑 (Khalid Hassan) 与法赫尔·海德尔 (Fakher Haider)

他们在探寻真相的道路上丧生

—— 献给 ——

指路人

一等兵威廉·L. 米勒 (William L. Miller)

他想世界的壮美之中隐藏着一个秘密。他想世界的脉搏在跳动时必然付出代价，世界的痛楚与壮美必然要获得平衡，永不止息的流血终将凝聚成一朵盛开的鲜花。

——戈马克·麦卡锡《骏马》

噢，世界的丑恶，连万夫莫当的白鲸都难以幸免。

——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

引子 地狱钟声 001

第一部分

阿富汗 喀布尔 1998年9月

- 1 “只有这个” 009
- 2 不祥之兆 038
- 3 “詹格” 046

第二部分

伊拉克 巴格达 2003年3月

- 4 希望与忧愁之地 067
- 5 “我爱你” 085
- 6 一去不复返 093
- 7 半空中的手 111
- 8 一种疾病 132
- 9 内部人士 144
- 10 自杀 161
- 11 皮尔兰 182

12	消失的世界	211
13	“说说而已”	233
14	马赫迪	239
15	普洛透斯	248
16	适得其反的革命	264
17	迷宫	272
18	“毁了我們”	287
19	老板	299
20	转变	308
21	逝者	321
	尾声 莱卡	328
	致谢	337

引子

地狱钟声

伊拉克，费卢杰（Falluja），2004年11月

凌晨两点，海军陆战队员们趴在屋顶上，对话拉开序幕。尖塔被空袭的灯光照亮了，每发射一枚火箭，后面都拖着一条发亮的弧线。一个声音穿透震耳欲聋的枪声，从清真寺里传出来。

“美国人来了！”某座尖塔的扩音器里传来这样一个声音，“圣战！圣战！拿起武器，为圣城而战！”

枪开始扫射，没有目标，仿佛永无终结。没有人敢抬头。

“真是疯了。”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朝他的战友喊道。

“是啊。”对方回应，“我们只攻下了一栋房子。”

忽然，似乎是从土地深处，传来一个暴力、危险、绝望的声音。我回过头，看到我们来时的路——费卢杰北部的一片空地上，一群海军陆战队员站在一个超大的扩音器旁，摇滚演唱会上用的那种。

那是澳大利亚重金属乐队 AC/DC 的歌，我立刻听出了那首歌——《地狱钟声》（*Hells Bells*）。我们在战场上，听着他们为撒旦欢庆。在我们身后，教堂的钟敲响了 13 次。

我是怒吼的雷，是倾泻的雨
我像飓风一样到来
我的闪电划破天际
你还年轻，可你得死

队员调大了音量，枪声渐渐退去。空袭摧毁了我们眼前的房屋，眨眼间，一栋房子消失了。清真寺里的声音因愤怒而显得歇斯底里，在城市北部的旷野之中回响。

“真主至大！”清真寺里的人喊着，“伟大的真主！为真主而死，为信仰和国家而死，是无上的荣耀！”

我不投降，不赦免
没有人打仗
我有钟，我要带你去地狱
我会抓住你，撒旦会抓住你

“至高的真主！”

嘶喊声一直持续着，直到房屋坍塌，然后枪声和歌声也渐渐停止了。

七个月来，费卢杰一直由吉哈德（Jihad）控制，他们把这座城市恢复到了中世纪奴隶制状态。现在，6万海军陆战队员在11月中旬的夜晚徒步进城，要把它抢回来。我跟随着一个叫作“勇士”的连，这个连由150人组成，隶属于八团一营，澳大利亚摄影师阿什利·吉尔伯逊（Ashley Gilbertson）和我一起。

我们走上漆黑的街道，“勇士”分成三列，每列为同一个排的士兵。我们只走了半个街区，迫击炮就开火了。82毫米大型迫击炮炮弹在前面的街道上爆炸，所有人都不敢动——除了

指挥官奥莫亨德罗（Omohundro）。他是个健壮的得州人，当时34岁，他的年纪对于一个海军陆战队上尉来说有点大了。他高中时参军，后来得到得州农工大学的奖学金，因此比大多数人晋升得晚，这倒也是好事。奥莫亨德罗像是依靠着内置声呐仪，在黑暗中前进，感知士兵们的位置，他很清楚子弹会落在哪里。

“往这边走。”奥莫亨德罗说。我们跟着他拐进另一个街区，直到他举起手，示意我们停下。

枪声停了，我们快速贴着街道两边的墙壁。叛乱分子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用子弹包围了我们。子弹在我们脚下炸开，寸寸逼近。我在电影中，甚至在伊拉克见过迫击炮，它们从未像今天这样看上去这么大。我能想象它们炸开时四处飞撞的尖利碎片。我确信我们如果一动不动，肯定会死；我同样确信，只要我们动一下，就死定了。我们试图按原路撤退，但我们身后有狙击手。迫击炮越来越近，只有奥莫亨德罗和通信兵肯尼思·哈德逊（Kenneth Hudson）中士还在街道中央。哈德逊看上去非常年轻，几个队员在扮鬼脸，他们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四个人从黑暗中走出来，他们不是勇士连的士兵，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们穿着微微发光的飞行服和球鞋，戴着帽子，看上去像刽子手。四个人都戴着夜视镜，淡淡的绿光照亮了他们的脸。我在迫击炮的爆炸声中跑上街道，两腿发颤，听见奥莫亨德罗向四个“刽子手”说明狙击手的位置：“在上面。”一个人低声向另一个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隔着闪绿光的眼镜，我无法看见这些人的眼睛，只看见其中一个人在跳上跳下，像在足球场外练习的替补队员在对教练说：“让我上场，让我上场。”

四个人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中。过了一会儿，炮声停了，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奥莫亨德罗站起来，看着那些紧贴着墙

壁的士兵，说：“继续前进。”

行军速度加快了，黑夜中正上演着一场电影。忽然，头顶上方出现一道白光，紧接着我们脚下的地面震动了。“是磷弹！”一个人一边大叫着一边把我揪进桑树林里。我很生气，因为我感觉他侵犯了我。另一个人扯掉我的背包，我的睡袋里烧起了一团拳头那么大的火。“会烧死你的。”他大喊。我抡起背包去追赶队伍，背后扬起洁白的羽毛。

片刻的宁静过后，迎来了晨曦。

我们小跑起来，靴子踏在地面上，仿佛吸尘器扫过每一个角落，左右，左右。到塞尔萨尔街（Tharthar Street）时，一辆蓝色的切诺基吉普车出现了，门哗地一下拉开，我一边跑一边探头看，一群人走下车，他们都配备着枪和火箭推进榴弹。突然，我看见了他们：黑色的眼睛，苍白的皮肤，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腰里束着弹药带。我以为我们要变成他们的俘虏了，他们也以为我们要变成他们的俘虏了，这时，屋顶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开火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去的，我想我们是要死了。一个吉哈德士兵的脑袋被打飞，像裂开的番茄一样溅出血来，喷在他黏湿的皮肤上。他倒在街上，伸开双臂，像死去的耶稣。又有三个吉哈德士兵当场死亡，两个逃走了。几个年轻人追上去要杀了他们，一个伤员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发出一声巨响。

“妈的！”一个人喊道，“这帮吉哈德自杀了。他妈的！”

年轻人把塑胶炸弹大把大把地抓起来扔进吉普车里，有人说这些东西会爆炸。忽然一个人叫道：“小心爆炸！”我们躲到一堵墙后面。地面再次震动，吉普车消失了，地上只剩下一根车轴、几片金属和一团烟。吉哈德士兵不见了，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

我们聚集到一片由砖墙围起来的空地上，我听见靴子和金属碰撞发出的咯咯声，还有沉重的呼吸声。一共 40 人，包括勇士连的第一排、我本人，加上阿什利。又有一些小伙子带着他们巨大的枪跑上了屋顶。一条六车道的大路在我们面前展开，这是费卢杰市的主要街道——第四十街。正当这时，叛乱分子发现了我们，他们分别从街道两头发起进攻，子弹从我们面前嗖嗖地飞过。海军陆战队员们立刻发起反击，他们嘶喊、射击。他们的武器都是全自动的，四个年轻人一齐咆哮、射击。他们爬上墙壁开火，一些挤不上去的就站在油桶上或洗衣机上。年轻人的靴子在我的头顶上挪动，奇怪的是，我却感到非常平静、安全。唯一让我感到安全的地方，竟是在枪林弹雨之中。

奥莫亨德罗上尉跪在地上，哈德逊把对讲机递给他，他吼了些什么，不出几分钟，美军开始发射大炮。一发又一发炮弹砸向传来枪声的地方，穆罕玛迪亚清真寺（Mohammadiya Mosque）是其中之一。大炮精确得不可思议。一英里外的美军朝屋顶发射 155 毫米迫击炮，每一发炮弹都伴随着火车汽笛一般的声响。那一天非常晴朗，我的视线一直跟随着炮火燃起的黑烟。

奥莫亨德罗毫无预兆地喊道：“冲！”所有人都朝他手指的方向拥去。就是这样，在疯狂的战火中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这世界是疯了，可每个人都冲向墙外，我也跟着他们冲出去。阿什利比我快，像一条猎犬似的。我跑了 10 步，我能感觉到弹壳弹落在地面上，我想我要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边跑边停，我干了多么蠢的事啊。我转身躲回墙壁边，有一瞬间我觉得我是个懦夫。可我想起来这并不是我的战争，这不是我的军队，我他妈的只是一个记者，我只是在这里等待战争。等一切都结束了，再回来找我。十几个守在后面掩护战友的士兵爬下

了墙，随着枪炮的巨响跑走了，我忘掉了刚才的想法，跟在他们后面。

子弹发射时带起的风划过我的脖子，受伤的士兵倒在街上痛苦地扭动，另一些人在救他们时也被打伤了。我不断地奔跑，希望能和我 70 磅重的器材一起，飞向街道的另一头。在一个门廊前，几个士兵向我挥手，像是在对我说：“快点！快点！”我跑向他们，从他们的表情里我看得出来，他们觉得我跑不到了，他们向我张开双臂，像是要救我。我跑到他们跟前，他们一把将我抓进门里。我在地上躺了几分钟才恢复知觉，我想我从未像现在一样像一个孩子，躺在婴儿床上接受父母的保护，他们只有 19 岁，而我已 43 岁。

阿什利靠墙躺着，他向我点点头表示他没事。然后我上了二楼，找到了奥莫亨德罗。他像砖头一样笔直地靠窗站着，估计形势。他把手举过肩膀，打了个响指，意思是要拿对讲机。

“哈德逊，对讲机。”他说。

“哈德逊，把对讲机给我。”他重复了一遍。

他转过身。

“长官，他中弹了。”一个人回答。

穿过四十街时有 5 人受伤，哈德逊是其中之一，他活了下来。朗尼·威尔斯（Lonny Wells）中士因失血过多，当场死亡，死在我们面前，他那双忧虑的眼睛始终望着天空。他的家在宾夕法尼亚州范德格里夫特（Vandergrift）。

枪声渐弱，我和奥莫亨德罗站在窗口，对面就是穆罕玛迪亚清真寺，它受了重创，在冒烟，可绿色的穹顶依旧那么宏伟。一小队满身污泥的海军陆战队员绕着清真寺围墙兜圈子，警惕地朝窗户里张望，不过里面什么也没有。正在那时，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一群穿着整洁军装的人走了过来，他们

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来的。一长列伊拉克人举着枪，神情紧张地走进清真寺，那是伊拉克军队。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踉跄着拉开清真寺的大门，伊拉克人走了进去。

现在是下午两点，距我们进费卢杰刚好 12 个小时，大约前进了 200 码。奥莫亨德罗让一些人到屋顶上去放哨。我们背靠着墙壁，慢慢滑到地上，睡着了。

第一部分

阿富汗

喀布尔

1998年9月



费卢杰废墟 Anja Niedringhaus 摄

1

“只有这个”

他们把男人带到足球场的中央，球场上长着草，但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土，球员就在这里比赛。远处有一块地方专门留给残疾人，另一块地方专门留给女人。孤儿们在我身边的看台上走上走下，叫卖糖果和香烟。一群年长些的男人手拿鞭子，背着榴弹发射器。

“人来了。”扩音器里一个声音这么说道。他说得没错，人们一拨一拨地进来，陆续就座，他们都拖着脚步，似乎没什么兴致，我或许比他们更兴奋。他们为我在草地边上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座位。在美国，我这个位置就是在边线上，距离教练 50 码。“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他们说，“您是尊贵的客人。”¹

一辆白色的丰田 Hi-Lux 汽车驶进球场，四个戴绿色帽子的人从车里跳下来。还有第五个人坐在车尾，他没戴帽子——他是囚犯。四个戴帽子的人把他平放在草地中央，在他身边蹲下来。我看不太清楚，囚犯

1 1998 年 9 月，我亲眼目睹了行刑和斩手，并与一批西方记者一同会见了几位塔利班官员。——作者注



一动不动，没有丝毫挣扎。扩音器里说他是个小偷。

“这一切都是依照真主的旨意。”扩音器里说。

戴绿色帽子的人好像在忙着什么，其中一个站起身，把囚犯被砍下的右手举到空中，向人群展示。他揪着那只手的中指在球场上绕了半圈，好让每个人都看见——包括残疾人和女人。他拉下帽子，露出面孔，吸了一口气，把手抛到草地上，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囚犯是不是被打了麻醉剂，他没有发出声音，但眼睛瞪得很大。戴绿色帽子的人把他抬回车上，他盯着自己右手的伤口。我一直在记笔记。

我回去看人群，他们出奇地平静，几乎是无动于衷。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毕竟他们以前见过这种情况。几个孤儿好像闹出了事，警卫在用鞭子抽打他们。

“后面去。”警卫说着把鞭子举到头顶上，孤儿缩回去了。

我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可砍手不过是刚刚开始。一辆栗色的丰田 Hi-Lux 驶进来，几个长头发的人随着发动机的声音跳下来，他们都背着枪，头发从他们白色的头巾里露出来，他们带着一个被蒙着眼睛的人。塔利班（Taliban）有许多标志，Hi-Lux 是其中之一——速度快，毛病多，气势汹汹。他们开着 Hi-Lux，征服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地区，每当你看见这样的汽车，就知道要发生可怕的事了。

“人们来了！”扩音器里又说，这次的声音有点兴奋，“人们来此亲眼见证伊斯兰教法。”

佩枪的人把蒙眼的囚犯带到球场中间，让他坐在灰扑扑的地上。他被一整张灰色毯子包着，坐在喀布尔（Kabul）体育场的中间，看起来像一袋面粉，我甚至看不出来他脸朝哪个方向。一个塔利班成员说这个人叫阿提库拉（Atiqullah）。